

東
湖
叢
記

東湖叢記卷二

海昌蔣光煦生沐

續經義考

仁和沈椒園廉訪

廷芳

撰續經義考未成書也稿本散佚曾

見其副其楊氏

梧

禮記說義纂訂二十四卷所錄口口序徐

健菴司寇

乾學

序及龔芝麓尙書

鼎亨

傳略侍御有紫語云

前考云楊氏禮記說義而未著其名字及書之卷數下云未見後載汪琬序一篇蓋從堯峰集中纂錄者予獲是書于閩中讀之而歎其精當明備四十九篇之條理秩然中惟中庸大學二篇以朱子有章句故不復釋亦以見其有識因爲錄二序一傳以存梗概不錄汪序者前考中已見也又鄧氏

庭

曾禮記訂補二十二卷有自序案云朱氏考中作廷曾書二十四卷下注未見今得其書故復載此此書列錯簡疑文于目而以大戴記第于十九二十兩卷二十一二十二兩卷則疑經也又黃氏宗義宋子壺說一篇下有案語云黃氏此書係答劉伯宗言投壺經言壺頸修七寸腹修五寸口徑二寸半容斗五升鄭注腹容斗五升三分益一則爲二斗積三百二十四寸以腹修五寸約之所得求其圓得周二尺七寸有奇是爲腹經九寸有餘也按鄭氏此說皆整數二斗之積也四分去一則與經文斗五升合矣故朱子欲去二斗虛加之數是也其實斗五升之積爲二百四十三寸以腹修五寸約之五取一焉得四十八寸六分卽圓積也圓積求徑三歸四

因開方之是爲腹徑八寸四釐有奇圍積求周十二因開方之是爲圓周二尺四寸一分四釐有奇若鄭氏三分益一以爲二斗方積六十四寸八分既有虛加之數則當用圓田法卽以六十四寸八分者開方之徑得八寸四釐奇三因于徑周得二尺四寸一四亦如前法朱子以積求徑之法謂廣六十四寸八分此六十四寸者自爲正方又取其其八分者割裂而加於正之外則四面加二釐五毫之數徑爲八寸五釐此則朱子不明算法而不自知其誤也

補經義考

嘉定錢既勤

東垣

竹汀先生猶子也著有補經義考書亦未

見刊行其凡例十四則有志斯道者所宜究心爾亟錄如左

一是書原爲補竹垞之作則部分體例似宜俱仍其舊然有不得不略爲變通者時代既有後先著述究出兩手也一先儒爵里字諡有可考者並依竹垞之例引故籍載明之史志亦有此法也若其行事居官一切立德立言立功無關於經義者自有正史及志乘文集碑石記載俱不贅錄以省繁文惟如譚允厚論皮日休全祖望論王應麟之類事關明雪先儒宿冤文雖繁仍備錄之

一進士登第唐宋以後諸史皆載某年金史亦有書干支者朱氏明詩綜全稱干支今引用故書自不能畫一改正姑仍其舊舉人同

別號非古也然後世稱謂所及似不宜槩廢私諡古人

亦有之後代雖不無諛濫然究可以知其人之大略今偶或載之

一蓋棺論定不志見存史傳之例所以慎冒濫也竹垞于同時師友如孫退翁顧甯人閻百詩陸翼王徐原一黃俞邵李天生之類並載其書與其論說蓋或曾經刊刻或傳鈔已有定本固可徵信也今並仍其例

一竹垞每于書後載明卷數曰存曰闕曰佚曰未見今悉仍之惟存字下今注明某氏刊本鈔本宋刊本元刊本影宋鈔本仿傳是樓書目及浙江采輯遺書總目之例也如曾見數本不妨並注仿遂初堂書目之例也其有本爲秘書人所罕觀亦或注有某人印記今藏某人處仿鐵網珊瑚

東言二
瑚之例也

一書之有序文跋語猶人之冠冕也非此不可以見書之梗概及刊刻歲月遠近今仍竹垞之例無論古今人序跋悉行收錄其凡例則擇其文簡且明可效法于後世者亦或登載若著述大旨自作案語及之

一各經零星著述竹垞但注存佚字議論意旨莫可窺見今略述大概如歸有光三江圖敘說則言其據郭璞說以岷江浙江吳淞江爲三江

一馬氏經籍考全采晁公武趙希弁陳振孫之說竹垞仿之故于晁趙陳三家及楊士奇張萱王圻黃虞稷程敏政陸元輔之說亦全行采入今仍其例凡

四庫全書提要浙江采輯遺書總目讀書敏求記之類悉爲錄載以示洽聞

一竹垞學問淵醇無書不覽經義攷綜覈博精經訓源流籍此彰著實爲自古書目家所未有然千慮之失賢者亦或不免流覽所及是正及之考竹垞於楊止庵周易一編正其訛誤曰非敢形前賢之短慮誤後學也今東垣之區區縷言亦卽此意

一羣經次第自劉氏七略班氏漢志以易冠諸經之首唐以後書目無不遵之蓋以肇自伏羲書爲最古也然禮記經解以詩居首王儉七志以孝經居先旨趣亦有不同是次第之不可不講也今補入次第一門

一羣經俱有字數自字數不明而易可脫去无咎悔亡書
舜典可增加二十八字矣今補入字數一門以杜蘭臺之
改

一宣講立學二門竹垞有目無書今檢載籍補之

一五鳳之樓非一木所能造五侯之鯖非一味所能成古
人著書所以必先儲書也寒士無力購置而一瓿之假不
能無所藉于春明坊尚望當世諸藏書家出其插架以慰
渴飢異日倘書成仍仿通志堂經解例於序文言明假某
氏某人書若干種庶無掠美云

宋范文穆石經始末記

吾鄉談孺木先生

通

著國樞一百卷傳抄者僅崇正一朝事

實耳全書向藏馬二槎瀛漢晉齋余曾見之其棗林外索棗

林雜俎棗林詩集余俱從亡友吳鰲鄉之滄所借鈔外索載

宋范文穆公成大石經始末記云石經已載前記晁子止作

考異而序之考異之作大抵以監本參校互有得失其間顛
倒闕訛所當辨正然古今字畫雖小不同而實通用耳考異
并序凡二十有一碑共在石經堂中子止之序曰鴻都石經
自遷徙鄴雍遂茫昧于人間至唐太和申復刊十二經立石
國學而唐長興申詔國子博士田敏與其僚校諸經鏤之板
故今世太學之傳獨此二本爾按趙清獻公成都記僞蜀相
母昭裔捐俸金取九經琢石於學宮而或又云母昭裔依太
和舊本令張德釗書國朝皇祐中田元均補刻公羊高穀梁

赤二傳然後十二經始全至宣和間席升獻又刊孟軻書參
焉今攷之僞相實母昭裔也孝經論語爾雅廣政甲辰歲張
德釗書周易辛亥歲楊鈞孫逢吉尙書周德正書周禮孫明
吉書毛詩禮記儀禮張紹文書左氏傳不誌何人書而口字
闕其書亦必爲蜀人所書然則蜀之立石蓋十經其書者不
獨德昭而能盡用太和本固已可嘉凡厯八年其石千數昭
裔獨辦之尤偉然也公武異時守三榮嘗對國子監所摸長
興板本讀之其差誤益多矣昔議者謂太和石本授寫非精
時人弗之許而世以長興板本爲便國初遂頒布天下收向
日民間寫本不用然有訛舛無出參校孰知其謬猶以爲官
旣判定難於獨改由是而觀石經固脫錯而監本亦難盡從

公武至少城寒暑一再易節暇日因命學官讐校之石本周
易說卦乾健也以下有韓康伯注略例有邢璣注禮記月令
從李林甫改定者監本皆不取外周易經文不同者五科尙
書十科毛詩四十七科周禮四十二科儀禮三十一科禮記
三十二科春秋左氏傳四十六科公羊傳二十一科穀梁傳
二十三科考經四科論語八科爾雅五科孟子二十七科其
傳注不同者尤多不可勝記獨計經文猶三百二科迹其文
理雖若文多誤然如尙書禹貢篇夢土作乂毛詩日月篇以
至困窮而作左氏傳昭公十七年六物之占在宋衛陳鄭論
語述而篇舉一隅而示之衛靈篇敬其事而後食其祿之類
未知孰是先儒有改尙書無頗爲無陂改春秋郭公爲郭亡

者世皆譏之此不敢決之以臆姑兩存之亦鐫諸石附于經後必有能改而正之者焉於上又刻古文尙書而爲之序曰自秦更前代法制以來凡曰古者後世寥乎無聞書契之作固始於伏羲然變狀百出而不彼之若者亦已多矣尙書一經獨有古文在豈非得於壁間以聖人舊藏而天地亦有所護不忍使之絕滅中間雖遭漢巫蠱唐天寶之患終不能晦蝕今行于人間者豈無謂耶况孔氏謂尙書以其上古之書也當時蝌蚪既不復見爲隸古此實一耳雖然聖人遠矣而文字間可以概想則古書之傳不爲浪設予抵少城作石經考異之餘因得此古文全編于學官乃延士張奭倣呂氏所鏤木丹刻石是不徒文字足以貽世若二典曰粵若讐之類

學者可不知與嗚呼信而好古學于古訓乃有獲蓋前牒所
令方將配孝經周易經文之古者同附于石經之列以故勿
克第述一二以示後之好奇字者識又安知世無揚子雲時
乾道庚寅仲夏望日序

類編長安志

昭文張月霄

金吾

愛日精廬藏書志載元駱

天驥

類編長安

志十卷余求之十年不可得執友吳江翁叔均

大年

爲假之

吳中藏書家余手鈔而月而畢其第十卷石刻一門有石經
重立始末蓋駱之功不特所采各書足資考證如藏書志所
云也 石經唐貞觀四年立國子監在務本坊領國子大學
四門書律算六學巢寇入城宮殿官府皆爲灰燼獨國子監

石經存焉天祐甲子許公韓建始遷石經于府城北市今府學有元祐庚午學官黎持所撰移石經記其略曰石經開成中鐫刻唐史載之文宗時太學勒石經而鄭覃周墀等校定九經上石及覃以宰臣祭酒進石壁九經一百六十卷卽今之石經也舊在務本坊天祐中韓建築新城石經弃於城南至朱梁時劉鄩守長安有幕吏尹玉羽者白輦入鄩方備岐軍之侵謂此非急務玉羽給以助賊鄩然之遷於唐尚書省其處窪下隨立輒仆悉輦置文廟之北墉分爲東西次比而陳列明皇孝經臺立之中央顏褚歐虞徐柳之碑分布而立焉正大辛卯遷徙悉以摧仆至庚戌省幕王公琛奉而起立至元十四年碑盡摧倒天驤與孟文昌充西府教官請灞橋

唐邑劉斌而復立焉石經音釋五經文字序例音釋十碑在府學東序石經之碑陰

得書紀緣

凡古書入手類有前緣余所藏明周硯農手鈔朱性父鐵網珊瑚其珍惜之意甚至卷前有紀緣一篇云按珊瑚生海底高者盈數尺非鉤距可致須以鐮爲網網之然後可初出水輒不著手見風則堅正赤色槎牙直立供人游目天下之異寶也書何以名以其所述作多非人間世所恒覩或出之名家之什襲或出之世閥之代珍載籍雖極博迄罕得而傳購索雖極深卒末繇而遇此西陽禹穴之外別自一種猶之大海淵沈珊瑚樹生其底而性甫朱先生猶收之以鐵網噫異

哉朱先生吳中高士多讀未見書生宏正間與文待詔衡山
吳閣學匏菴沈徵君石田輩稱素心莫逆友故一時耳目覩
記迴絕凡流而更留心研討所遇名山祕笈輒搜弄而手錄
之積久薈萃成十四卷大都皆勝國時人筆墨卷軸大而忠
孝節義小而書畫文章散而儒元典教靡弗備焉觀止矣其
字畫之精楷幾二百年矣尙如新曩藏姚宮詹現聞先生閤
閣好事家爭借鈔而不得近世鼎遷流入隱湖爲汲古閣古
物仍祕不借人也汲古令似黼季乃能不靳慨然借我老年
目力不勝賈勇繕謄兩年卒業時有謂讓者曰書頗不奇子
何敝敝爲所役乎予謝之曰昌歆菱角其嗜不同人各有懷
非爾所知也竊念朱先生勞于結網予生晚末乃逸而坐致

盈丈珍奇著諸几格貧兒暴富石家金谷園王家紫絲步障
鬪豔爭高不如此表多多矣記得少陵句曰詩卷長留天地
間釣竿欲拂珊瑚樹予于此十四卷亦云癸卯十一月三月
六十四老人硯農周榮起述又所見 國朝宋蔚如 賓王手
鈔周益公集亦有紀緣一篇云周益公集二百卷年譜一卷
附錄五卷凡百五十四萬五千餘言卷帙浩繁繇宋至今遙
無嗣刻 本朝如玉峯傳是樓藏書最富僅有鈔本故近世
之士得其殘篇斷簡亦必奉若拱璧也吾婁顧子夏珍手鈔
益公集十本合清河沛國所藏僅得七十三卷而以平園首
卷補省齋文稿後卷之闕嘗謂予曰此集向藏玉峯近聞歸
郡城王聲宏矣若得从之補闕訂譌亦人生一快事也言已

浩歎康熙壬寅春校訖吳都文粹請政武陵武陵喜因授子益公集曰此余志所未逮者舍子誰屬哉越十有一日武陵暴卒春仲有書買自郡來言王聲宏先生欲借校吳都文粹予遂忻然與之偕往蓋欲問益公集消息也足凡三及門時值清和暑長人困逡巡郡邸進退失據乃就韋公祠卜筮兆吉復詣得見先生以吳都文粹贄請觀益公全集目凡二十七種時錢子方蔚館于金閶予卽歸攜顧所鈔往請補於先生先生具述曩督學某公會遺繕書者就舍鈔成而去旣而復請許就校乃見省齋文稿檢首闕五卷向朱張之藏所謂首五卷者至此乃知其謬時與先生披閱見互有差繆因相爲訂正喜動顏色戲謂子曰孺子可教也予起謝詰朝復同

錢子往先生遂出集首兩種錢子留校省齋予持平園以歸時夏五哉生魄也鈔對訖再詣見先生略無難色但臨行頻囑鄭重舟行又借省別詞科掖垣玉堂政府五種歸蓋六月將晦矣七月二十四日順風揚帆亭午抵蘇冒暑入城易厯官奏議奉詔承明還邸日猶未銜山旅客喧闐喘吁揮汗雖趣舍萬殊人各有營也予滿欲喜心無寐宵雨達旦風自西颺爾乃放舟中流食頃入黑甜鄉裏旋聽風水桔槔聲相送而篙師又報維舟矣鈔竟復往易親征龍飛日記閒居游山奏事南歸毘陵玉堂雜志二老堂詩話雜志玉蕊辨樂府凡一十三種二十三卷歸校訖值先生送其嗣澄江科試錢子亦往遂羈焉迨竣書稿附錄年譜還謝則爲十月中旬云往

返六閱月先生每責期與老人期戒後乃糾諸眾力家貧乏
潤筆資乃爲桐鄉金子星輶先鈔成焉予復借于金自十月
下旬始鈔成于雍正元年三月計三千六百八十七葉葉計
字四百二十是集也錢子方蔚實總其成訂正舛錯費許心
目予因就卷中脫落疑譌處另立副葉開載更俟善本續校
焉噫予十有一月中鈔成全集兩部誠大快事獨念武陵始
事不獲見其成爲憾然其長君聞之於衰絰中猶欲續成先
志而哀毀過中又弱一介時癸卯正月二十四日乙巳距武
陵忌辰祇二十一日哀哉武陵存日不獨收藏甚夥而手鈔
秘本充盈篋笥尤喜人借鈔謂益公集世罕見其全欲搜羅
補綴成全傳世以予可佐其成數屬意焉蓋武陵之心公心

也予襄厥志今既濟矣爲志其鈔成始末如此武陵有知是亦可無憾已夫

穎上本黃庭經

宿遷徐壇長侍講

用錫

圭美堂集云義門己亥冬跋穎上黃

庭經計其行數尙是鎮海本鎮海止五十七行較真穎本一行落門字真本亦旁注四行落固字真本亦旁注四十行落中字四十二行落天字四十三四十四行共少三句二十一字四十九行落轉字五十三行三訛爲王真本共五十八行越州石氏本文氏停雲館本俱爾憶康熙丙子客京師過姜葦間先生見其自慈仁市回喜不自勝曰得一寶開視一帖曰此真穎上黃庭問今以配蘭亭者殊不爾曰彼固鎮海本

也惟蘭亭無廣刻耳視所得黃庭殊漫漶不分明記其十六行使字磔作八分六字上點起句下後物色廟市中得一帙較鎮海誠卞壁之視礪石惜數年同直不曾出示告以故致渠如許博雅終身不識真穎上黃庭可恨也鎮海黃庭不特字形粗糙點畫木強且成行誤脫落字至不可句讀三譌爲王鹵莽極矣當時姜師指教時惜不知問何時何人假作以真穎較之又並非重摹此本又何以不假他帖而摹思古齋石刻五小篆書於前從何考據得之海內之大必有知其故者真穎亦非難得余購得於慈仁市頗勝姜師本廣東左五世兄粵章唐有依樣復得之廟市竟初搨友人曹曰瑚仲經亦物色得之少次於左在余本上余不忍奪其好今問之脫

手贈他人矣第識之者少故得之爲易嘉興張叔未解元延
濟跋云右宿遷徐壇長侍講用錫說載圭美堂集卷二十詳
矣然不知此卻正是真穎上黃庭經也穎井石兩面刻今殘
石尙存一面存黃庭二十二行一面存蘭亭十五行黃庭所
存者二十二行懷玉字起四十二行伏天門字止而四十三
四十四行正少三句二十一字今以此全本與殘本對勘字
畫剝蝕脫落絲毫不爽則此便是真正確據真拓極難得今
碑肆通行者率皆重摹如徐侍講所指摘諸處則鎮海刻的
是從穎井翻出謂鎮海本刻得不精妙則可謂非從穎井出
而以五十八行者爲穎本則非矣姜何兩本之佳否不可知
然政恐侍講以真穎爲五十八行之說先入於胸一見脫門

字固字五十七行之本便指定爲鎮海本而遂謂鎮海本之

本並非重摹此本也徐謂此本者言五十八行本徐此說既

刻於集韻之者必譌以傳譌矣立說之難如此穎石字多脫

落黃蘭二帖皆然當時據本如是正見古人謹恪不妄之意

至五十三行之王字卽是玉字越州石氏長洲文氏海昌陳

氏秀餐軒帖皆作王吳門井底石七字成文本直作玉則亦未可

執三字以爲諸本病井石之出在前明何時不可知何義門

謂楊文貞東里集有穎令某餉思古齋帖二本跋則非明末

出可知安世鳳墨林快事謂萬歷間出邢子愿宋牧仲謂嘉

靖間出說不一今觀張登雲刻跋黃庭石云此刻久塵穎上

學宮相傳學址舊在城南外關民間掘井得石穎上鈔有知

者歲月澶漫不可考則知出井固久明末名始噪耳又穎本

蘭亭跋云此蘭亭褚筆也神龍渤海鬱岡快雪知止

皆摹蘇太簡家

本戲鴻餘清秋碧

皆摹張金界奴本

與此同是一家筆而此刻其最

精妙者董思翁云以較各帖所刻皆出其下王虛舟云米稱

褚摹本轉折毫鉉與真無異唯此足以當之翁覃溪閣學云

據米老所記

詳蘇米齋蘭亭考卷五卷六文多不備錄

此本出自蘇太簡家則非

米所自臨亦非米所上石而其間殘缺諸處

原注在癸丑稽山陰之蘭亭修

長此林修竹又有清流激之類之

因向之痛夫文凡闕二十九字米所未言不知米見於蘇

氏已闕歟抑後來上石時闕歟今驗中間類之二字穎石所

不闕然二字太劣宋牧仲筠廊偶筆云次搨類字殘缺補之

者可憎則之字末腳雖劣而此二字皆非石原闕也

延濟案驗石本

非因揭致殘耳至此石本固不知勒於何時而清圓輕約無

拘謹之傷實良工所開惜不具記歲月又無跋識其顛末耳

原注董文敏容臺集云穎上本筆法頗似米芾是米臨入石蓋揣度之辭耳案此刻的是神妙況

原石碎去二百餘年得不珍爲瓊寶穎石之碎王文簡居易

錄玉版黃庭蘭亭出井中藏於縣庫明末流寇之亂庫石碎

於賊王虛舟吏部云崇正間縣令張俊英者北之鄙人也惡

上官索取之煩遂碎其石張慎江繼齡補山徵君云國初

一俗吏厭上官索取之有小氏者得蘭亭一片今爲其孀

婦所祕藏不獨全者不可得卽碎者亦難得矣今年仲夏嘉

善汪友蒙泉果自河南歸示余二紙云碎石尙存致之頗不

易此二拓海鹽友人錢兄寄坤所貽寄坤長余一歲爲柞溪

翁名本誠字惟寅年卒八十六道光元年卒之次君鑒古能世其學素心脫贈是

可感也平湖錢夢廬天樹跋穎上覆本黃蘭二帖云明穎上

井中所出石刻右軍黃庭與褚模絹本禊帖董思翁定爲宋米薛輩手模後人因之無敢異辭余昔曾藏趙松雪所臨黃庭經卷後有同時元人一十五跋內應本跋云得宋刻太清樓本黃庭并禊帖松雪見之愛不能釋應氏因重模二帖入石自藏舉原本以贈松雪松雪爲臨此卷以報之故松雪所臨者前後均有思古齋朱文印記始知穎上二帖是元時應氏重模太清樓本思翁因見其鐫手精好故偶指爲宋刻耳然卽穎上本亦有翻刻且不止一本就余所見朱侍郎某堂藏有穎上本禊帖已蠹蝕過半尙如雲中龍爪神采弈弈射

人大非尋常所見之本可比是刻雖佳較諸侍郎藏本不無稍遜大約出自初次復模近亦不可多得矣侍郎藏本是應氏原刻無疑不然思翁爲書家董狐尙只見尋常之本安肯贊美若是耶元時重模尙然如是若見太清樓原刻更當何如耳按太清樓帖計十卷始於元祐五年庚午四月以淳化閣帖所未刻前代遺墨入石建中靖國元年辛巳八月畢工歷一十一載費緡錢一十五萬乃成初名續閣帖本欲續於淳化閣帖之下後復殿於大觀帖末黃庭禊帖俱在第五卷內與樂毅論合爲一卷而當時評者尙有不滿之辭難矣

張登雲跋

二帖石軍真蹟不傳惟虞永興褚潭州歐陽率更臨本盛

傳傳而寢遠寢廣如真賞齋停雲館諸刻不足觀此刻久
塵頴上學宮相傳學址舊在城南外關因民間掘井得石
洗而視之迺出此焉然頴人抄鏡古者歲月澶漫不可考
余索而諦識風神遒勁大近褚筆蓋唐文皇以館閣摹本
散置蠻貊間疑其一云龔邱張登雲跋

案程易曉徵君云
張登雲卽刻中立

四子
者

何義門跋

黃庭近代傳摹失真一例平順無復向背往來之勢獨頴
上本橫畫起處仰勒平收有如大字唐摹宋鑄故自別也
余曩見從父端文所藏自三關之間至絳宮紫華凡三十
六行比前後獨加腴澤此當稍後出而筆意尙存亦殊耐

尋玩爾康熙己亥冬日義門何焯題

胡天岫詩集

國初宜興胡天岫先生

山原名

日新

一字海嶽寓居峽石賣

藥供母所著詩曰寓廬集詞曰與眾集序之者陸辛齋先生

嘉淑

宋人遠先生

爾遙

陸序云學古人之詩知其人知其所

以爲詩而後古人之詩可得而學也三百篇詩之祖也三百篇之人千古詩人之祖也記曰溫柔敦厚詩教也然其有所指斥也曰投畀有北投畀有昊曰不死何爲何不遄死而託而逃之也則曰永矢勿歌永矢勿告安所謂溫柔敦厚哉不知其人皆憂時閔世之人其詩皆憂時閔世之詩也憂時閔世之人唯恐其君臣不爲堯舜之君臣其治不爲堯舜之治

急迫哀至則發揚蹈厲以出之而不然則託而爲衡門泌水之娛故其曰有北有昊也猶其曰吹笙鼓簧也曰不死還死也猶其曰干祿壽豈也而其曰勿歌勿告也則猶其曰尙寐無叱也其詞異其旨同要歸之溫柔敦厚而已矣後三百篇而稱詩其前則屈平唐宋之徒其後則元亮子美其眉目也元亮塵泥軒冕陶然於三徑五柳之間而或以爲義熙之完人子美浣花雲安之什猶然瞻太白而遇武功也而騷人之旨又無論也胡子天咄今之元亮子美也自婺而遷陽羨已而又遷鹽官之峽山之武原飄蓬梗于吳山越水之陬而傳經懸壺蕭然廛市上無剖符之大夫下無惠愛之諸侯其遇奇不偶殆有過于二公于是其行邁有詩其寄託有詩橫

經負求之士仁祖之流相與慰藉其貧困而唱答其悲歌又有詩故自漢魏三唐以下無所不摹似自五古樂府以至律絕無所不工妙而作詩之旨吾得一言蔽之曰溫厚和平而已其溫厚和平也一歸之三百篇之遺一歸之三百篇詩人之志而已矣如是而安得不工乎是故其高尙日益遠則詩亦日益進與予交幾二十年數四見其詩數四變亦數四益上而其指歸則一而已矣一者其本也益進而益上者則其功力也則讀天岫之詩必知其人而後知其詩知其爲元亮子美之人而後知其爲三百篇之詩也不然則雖歎頌其聲情羨慕其風格亦猶之西笑而望長安耳烏足以知天岫之詩哉余愛其詩尤愛其人故論著之如此有讀天岫之詩而

知其人者知不以余言爲河漢也朱序云詩三百篇大抵古
賢人君子不得志於時者之所爲作也子長氏亦謂虞卿非
窮愁不能著書以自見信哉窮而益工也有以夫雖然竊見
今之處約者矣問其業曰無有遑遑焉日奔走於衣食之不
暇而名山之傳一切唾棄之嗚呼是何異於螻蛄蛄莫會何
知夫春秋之與晦朔哉余嘗持此論以律天下士最後得吾
友天岫胡子云胡子本陽羨人生當華胄時名俾其與世
詭隨鮮衣怒馬從俠少年遊頗堪自快卽不然遵先人之志
裂蓬掖負青囊浪跡湖海間道術並用能生殺人則世之踵
門待命者亦趾相錯也乃胡子獨否自國變後弃家去陽羨
懸壺武原市上者數年後以娶婦至谷湖遂卜廬下居居此

且十餘年余嘗過其寓廬湫隘殊甚而胡子則晏如也賣藥得錢聊以自給不得錢適安故我或行吟步兩山間或上高陽橋貰酒輒醉既醉作爲詩章以報之雖盎無斗儲析無懸衣然歌聲琅琅未嘗不珠聯而璧合者噫唏胡子亦奇矣哉自是世之人無勿目胡子爲詩叟卽有知其醫之工而來請者亦不敢以錢爲贈反曰君能詩盍爲我點竄焉及胡子見其詩著墨處都如獲名寶去更不屑受其錢而麾之是以終然十餘年居此間而青鞵布鞵惟與嶺雲湖月締人外交胡子不幾憊甚雖然胡子之樂固在也試還而問其業則曰醫順陰陽調補泄術也而以道御之功原與宰相侔矣問其業之富則曰有文若干卷詩賦若干卷填詞若干卷無不上下

千年縱橫萬里金谷玉津不足侈言其美麗矣

卽未

得下翹車之招乎然而衡門帶水可與晤歌風雨披帷其人
斯在隔五十里外猶有與胡子稱忘形者有人焉是皆違世
而窮愁自放者也敢序其集以垂諸後世當勿爲蟪蛄螻蛄
所笑

捨宅誓願文

宋張功甫

錄

捨宅誓願文今南湖集所載從石刻對錄其剝

蝕字以葉石君金石文隨錄手稿填補余曾見吳門人家有
此碑字跡絕無剝損宋拓也後有米芾書三字筆法全模海
岳知爲當時集米書所成如懷仁之於聖教第不明言集字
爲可異耳結銜淳熙十四年歲次丙午七月初七日大乘誓

薩戒弟子承事郎直祕閣新權通判臨安軍府事兼管內勸
農張鎡疏後有景定壬戌中秋蜀閬州許文安捐金命工重
刊永爲不朽之傳御前應奉余櫟刊住山息峯行海立石凡
三行案淳熙十四年歲在丁未碑文作丙午朱朗齋明經文
藻辨之甚詳

西溪叢語

影宋鈔本西溪叢語較時行本多一序三條序云嘗讀新論
云若小說家合叢殘小語以作短書有可觀之辭予以生平
父兄師友相爲譚說屢厯見聞疑誤考證積而漸富有足采
者因綴輯成編目爲叢語不敢誇于多聞聊以自怡而已紹
興昭陽作噩仲春望日西溪姚寬令威云其海上人下一條

云凡木一歲生一節來歲復于節上再長也又宣和貴人下一條云樹萱錄引杜詩云虬鬚似太宗色映寒夜春又云子章髑髏血糝糊懷中瀉出呈大夫又台州杜讀下一條云詩人用字各有所宜梅言橫松言架何遜詩云枝橫卻月觀花繞凌風臺江淹詩云風散松架險雲鬱石道深杜甫詩云南望青松架短壑此書後有跋云己酉清和晦日校於述古室友聲可謂今雨來人不到門矣貫花道人錢曾遜王記

塔影

吾鄉有塔影河又有塔現之異殆如山海之市不可以時刻期也咸豐壬子秋復現前此則乾隆壬戌有之考明胡濙溪侍壁談云甯夏承天寺塔甚偉麗有僧房在塔之南廊而北

壁上有小塔影宛然倒垂近年乃又移在東廊殊不可測按
程史云泗州僧伽塔院有塔影一日見於城中民家泗固無
塔而影儼然在地輟耕錄云松江城中有四塔夏監運家乃
在四塔之東而小室內時有塔影長五寸許倒懸西壁上夷
堅續志云南雄延祥寺有三塔影其影不以陰晴現在壁間
一影倒懸二影向上云云若吾鄉之塔影河其塔卓立水中
塔現則在山顛四面環繞數十塔其影不一無倒者信乎理
不可測歟

山志

華陰王山史

宏撰

山志二集五卷後附明世系一卷十七帖

述一卷徧覓初集未得見其論史記漢書云漢較書郎楊終

字小山受詔刪太史公書爲十餘萬言是史記曾經刪定非原書矣然今之史記又非小山原本也劉子駿著漢書一百卷傳之劉歆歆撰漢書未及而亡班固所作全用劉書則今之漢書亦非但襲司馬也

吳漁山集

墨井道人晚年棄家浮海至西洋經數萬里故其畫有參洋法者然不多見也其集有陸上游道雅所刻本爲詩上下二

卷三巴集一卷畫跋一卷道光間孫子瀟太史原湘別購得

漁山手稿爲桃溪從游兩集唐半園字昭序之

悅生近語

明臨清徐辰叟明恒善畫著悅生近語所錄畫者自幻霞倪

瓚至葆生張髯凡八十家其自述曰臞恒因古人所稱弱豫
嬾瓚而擬之也畫尊南宗希心神韻嘗自矜有筆墨外意性
懶不堪多作偶成一幀輒自歎異不以示人鍾伯敬云象一
曾許爲余作畫而責余不作詩余曾有過象一一詩以不佳
被刪余詩苟不可存雖其贈密友者必去之此亦輕作詩之
過也象一之畫經年不予不似余輕作詩可以想其高致矣

元文選

震澤楊慧樓進士

復古

編輯元文選搜羅最富惜未能刊行

其自序云蘇伯修文類所以彙有元一代之文也書成於元
統二年故元統以後概未之及亦猶呂伯恭文鑑有北宋而
無南宋同爲藝林闕典然其中廟廊鉅製大略已備惟山林

隱逸之作致多遺漏耳昔歐陽原功嘗謂中統至元之文麗而蔚元貞大德之文暢而腴至大延祐之文麗而貞泰定天厯之文瞻而雄百餘年間魁儒碩彥相繼挺生匠心所運發爲詞華蔚然自成一代文章之體規矩淵源厯厯可溯一自王元美創爲元無文之說耳食者遂信爲實然于是舉元人著作胥束之高閣絕口不談卽葛端調古文二集間登劉虞二家而例言中尙有貶辭餘則更等之自卽無譏矣可勝歎哉余惟有元之文分南北二宗北宗以元裕之爲主臬輔之者爲李仁卿郝伯常楊煥然其接武而興者則有劉夢吉王仲謀姚端甫馬伯庸宋誠夫盧處道許可用南宗又分兩派在江右者始于熊與可吳幼清而其後虞伯生揭曼碩歐陽

原功卓然大家浙東之在鄞者戴帥初任叔實袁伯長在婺
者則有金吉甫胡汲仲許益之吳立夫張子長黃晉卿柳道
傳吳正傳胡古愚洎乎末造北學久衰江右之人材亦不振
惟浙東一派英英輩出鬱爲後勁有若陳君采李季和劉德
元陳子上戴叔能金道原楊廉夫陳敬初徐大章鄭季明張
孟兼胡仲申蘇平仲朱伯賢若而人而宋景濂王子允吳濬
仲劉伯溫謝原功之顯於明者尙不與焉亦云盛矣間嘗取
而瀏覽之或蒼茫渾灝或淳泓演迤或嘯強可喜或瀟灑不
羣實足嗣響唐宋卑視有明是豈可聽其浮沈散佚莫之
萃因慨然爲是選自諸家專集以及史傳雜錄山經地志稗
官野乘書畫題識無不網羅搜采露鈔雪纂幾二十載而後

就緒凡爲卷三十爲篇一千有奇其本諸文類者僅百二十
首餘則皆從摭摭而得之銖積寸累頗極苦心載考 國朝
康熙中吳門顧俠君曾輯元詩選初二三集共三百家最爲
繁富其闡發幽微表章前哲拘乎不遺餘力惜未并元文論
次壽諸黎棗遂致日就湮滅今余茲選聊自附滋溪之後乘
亦所以步秀野草堂之後塵云爾嘉慶十三年冬十月朔震
澤楊復吉撰

安平院寶幢碑記

原此寶幢始自鉅唐大中十四年歲次庚辰正月二十有七
日衆緣於臨平西長樂鄉界永興院前建立洎乾德五年太
歲丁卯八月中爲年久隳斜因修整而寡力致損動而頃摧

東記二

日月寢深五十餘稔今安平院住持沙門瑞明與合院徒衆發心施長材移口舊巷東二十步添續層口載崇樹之葬古佛舍利口顯於龍柱海山之下俾其境域民安邇遠甯謐無疆介祉淨祝鴻圖恭順人天常加翊衛功資動植利等寃親若見若聞同臻覺岸時屬

天禧二年六月戊申重

立是日立秋鐫

城祥符寺寶塔功德主內殿賜紫

臨壇賜紫紹證僧忌中臨平都酒務金承以上合賜珍財嚴護舍利葬此幢下右街圓鑒大師紹因清辨大師居亮賜紫善慶僧慶餘傾昭各施五百文入緣買彩色嚴飾寶幢刻石郡人趙克和陶員安平院住持沙門瑞明閤院徒弟記見沈去矜

謙臨平記

董文敏法帖

楊大瓢山人 名大瓢偶筆云董宗伯法帖松江董彥京刻書
種堂帖十卷續帖十卷海甯陳增城刻蓮華經一部小玉煙
堂帖十三種觀復堂帖一部又有汪森然刻玉山草堂帖二
卷吳延之刻研廬帖六卷又玉露堂帖不知何人刻趙晉齋
魏云董帖有寶鼎齋來仲樓鷓鴣館紅鵝館紅綬軒海漚堂
來青閣蒹葭堂眾香堂大來堂銅龍堂諸刻案余所見劍合
齋帖六卷皆文敏臨古諸書刻者爲陳鉅昌又有延清堂帖
亦陳鉅昌刻未見清暉閣帖十卷不知何人所刻 國朝長
白斌笠耕觀察 良抱冲齋帖十二卷董書居其半

敬業堂文集

吾邑查初白編脩

慎行

周易玩詞集解十卷已錄入四庫

全書其易象考信屬稿未竣今讀敬業堂文集有楊中允

中

詩

墓志銘一首中與楊論易義及春秋諸說節錄于此亦金

石例中創例也文云竊窺先生自壯至老無非讀書之時自入仕迄歸休無非讀書之地故於書無所不讀而最深于經于經無所不窮而尤精於易春秋其于易也謂聖人立象設卦以前民用自王輔嗣以理言易乃入於虛無幻眇之域故言易不言數非易也言數而不知變非易也余嘗叩以卦變圖及十九卦之義先生曰卦變之說昉於虞仲翔至朱子始作圖以陰陽對待兩卦一前一後合爲一圖六十四卦合爲三十二圖如重乾居首則重坤居末姤居圖首則復居圖末

之類是也以三十二圖反復之則爲六十四圖每圖首末各以八卦爲主如遇前一卦有爻變則自前而後共變六十四卦如遇後一卦有爻變則自後而前共變六十四卦此三十二圖之凡例也進而推其詳如本卦則一爻變自初變上便成六卦有兩爻變自初變上共成十五卦有三爻變自初變上共成二十卦有四爻變自初變上共成十五卦有五爻變自初變上共成六卦若六變全變只一卦連本卦共六十有四也以前後論後卦一爻變與前卦五爻所變之卦同二爻變與前卦四爻所變之卦同三爻變與前卦三爻所變之卦同四爻變與前卦二爻所變之卦同五爻變與前卦一爻所變之卦同若六爻皆變卽是前卦前後交互所以兩圖合爲

一圖也凡占變例者自六爻皆不變至一二四五六爻全變固可無待十圖唯三爻變通二十卦以前後十卦分貞悔非按圖考索猝未易辨其前後須玩六十四圓圖凡變在前十卦者初爻皆有變凡變在後十卦者初爻皆無變占值一卦三爻變者專看初爻之變與不變初爻或九或六則變在前十卦初爻或七或八則變在後十卦以此推之一二不爽三百八十四爻無一爻不變卽無一卦不變其指訟泰等十九卦爲卦變者朱子特因彖傳有上下往來之文故舉以見例耳何嘗謂卦變止於十九卦耶其子春秋尤嗜左氏傳余又曾舉五始之說叩之先生曰春秋一書聖人爲尊王作也旣爲尊王而作則所以正天地之常經垂萬世之大法者豈特

謹始一端云爾哉自王褒因圖緯之說以黃帝受圖而得五
始謂春秋書改元卽位取法于此何休從而和之殊不思改
元正號卽位謹始王者事也諸侯用之則僭矣當春秋時周
德雖衰天命未改魯安得有元年魯君不奉王命安得自卽
位聖人於元年之下卽位之上以王法繩之故首書云元年
春王正月意蓋託魯以尊周正以見元者王之所自出正朔
者唯王乃得改而非謂魯之元年足以善始魯君之卽位足
以奉元也左氏與公羊唯知此義故以正月爲周正以加王
於正爲大一統王褒何休之徒不明乎此遂以元之氣正天
之端以天之端正王之政以王之政正諸侯之卽位其與聖
人筆削之微旨不幾刺繆哉之二說者余退而識之至今罔

斲云

米書方圓庵記殘拓

張叔未丈云是記原文此吾之所以休息乎此也窺其制則
蓋圓而方址覆刻本作此吾佛亦如之使吾黨祝髮云云原文
至於吾佛亦如之覆刻本作至於 諸法同體云云原文而
規矩一切則諸法同體覆刻本作而規矩一切則之所以休
息乎此也云云此拓原刻共二十四行審其紙墨並非宋刻
則原石之佚應亦未遠萬厯丁酉仁和縣令胡 旣欲重摹
何難覓一整幅上石且亦何難于剪割之本援紀載舊文一
加檢校胡乃草率若是數年前有人攜董華亭臨是記絹本
橫卷來天竺辨才法師起其真沙門歟止是原石原文惟涖

字下少然喬木三字以制禮樂上無聖人二字當是拓本蝕缺然亦可見明末時原刻尙易訪購

小學齋遺稿

錢廣伯布衣

穀

邑之路仲里人讀書不治舉子業生平不苟

于言行年未五十而卒其門人錢唐邵

書稼

輯其所著彙存

之爲小學齋遺稿儀徵阮文達公序之謂漢志載史籀倉頡等十家爲小學宋人又輯小學書專言明倫立教之旨處士謂必兼漢儒宋儒之說而小學之義乃備嘗自題其居曰小學齋其學與行概可知矣余從管兄芷湘庭芬所假得邵本錄存其副欲刊行而未果也稿中有與陳仲魚書諧聲轉注假借策對二篇錄之以見一斑云 與陳仲魚書三代兩漢

之書字多同聲通用三代兩漢之音與隋唐之韻譜各異讀
三代兩漢之書可以識古人之音韻識古人之音韻乃可以
讀三代兩漢之書而無穿鑿附會之意如木伐再生曰槩正
作櫟古文作不梓枿竝有聲意可見詩周南汝墳乃作梓夫
肆从隶吳聲訓習也何爲有木伐再生之義哉蓋秦皇燒滅
經書滌除舊典洎乎漢代口相傳授鄭康成云其始書之也
倉卒無其字或以音類比方假借爲之趣於近之而已受之
者非一邦之人人用其鄉同言異字同字異言於茲遂生矣
揚子方言曰陳鄭之間曰枿秦晉之間曰肄此用肆爲槩故
曰斬而復生也使釋之者曰斬而復生曰槩方言曰陳鄭之
間曰枿秦晉之間曰肄則以肆爲槩聲近假借灼灼明矣惟

僅曰斬而復生曰肄不明言其假借遂致人謂肄有木伐再生之義又湘水出零陵陽海山北入江从水相聲召南采蘋傳曰湘烹也字書於湘竝有烹煮之訓前漢郊祀志注引韓詩作𩚑則湘是假借字此或失之附會者也如獸足謂之番古文作𩚑从又十𠂇以象掌趾猶采之象獸指爪也楚辭九歌湘夫人假借爲播字抱經盧先生鍾山札記云𩚑从丑象舉手之形四點爪之象也又脬脅肉也从肉𠂇聲一曰脬腸閒肥也呂氏春秋察今篇假借爲𩚑字是猶史記平準書借選爲𩚑尙書大傳借𩚑爲𩚑漢書食貨志借撰爲𩚑也鍾山札記云脬乃从𠂇省其下又與寸篆文亦相近故可讀𩚑不幾失之穿鑿乎凡此皆由不識古人音韻故不知是同聲通

用也於是益信亭林先生讀書自考文始考文自知音始之說之確不可易也雖然詩本音於小雅常棣之烝也無戎大雅文王有聲之匪棘其欲依元熊朋來五經說改音易字而不知古音東冬鍾江之通魚虞模尤侯幽與夫魚虞模蕭宵肴豪尤侯幽之同用則亭林於此尙未盡合也知音豈易言哉恃足下知我不禁狂言喋喋幸勿爲他人道也 諧聲轉注假借古音各有部分能就三百篇舉其例否六書象形指事會意形也諧聲轉注假借聲也聲音之學尙矣形自古文而籀而篆而隸而楷屢變矣聲有不變者哉三代兩漢之音其不同於隋唐之韻譜也必也居今之世求古之音其何自而求之曰亦求之諧聲轉注假借之三書而詩三百篇乃其

理例之統宗也如說文佳部雄字从佳㐁聲今肱在蒸韻雄收東部離隔甚遠而詩用雄字則與陵懋蒸兢肱升爲韻是雄古音羽陵切信乎以㐁得聲也苟不證之三百篇幾何不以雄之㐁爲非聲乎鄭氏康成論語注云或之言有也案說文戈部或字解說云邦也从口从戈以守一一地也重文作域古人以或爲有未解其故觀乎商頌九有韓詩作九域乃知有或一聲之轉漢氏注經訓故多通於音也陳風澤彼序云刺時也男女相說憂思感傷焉其第三章云有美一人碩大且儼傳曰儼矜莊貌夫男女相說安得此莊語豈所謂正容以悟之使人之意也消耶說文引作碩大且嬀薛君韓詩章句曰嬀重頤也然後知毛詩作儼是假借字又如小雅巧

言篇載載大猷作秩秩居河之湄作麋皆所謂以音類比方假借爲之趣於近之而已鄭君詩箋云古者聲寘填塵同也禮注云古者搖猶聲近是古今之不同鄭君已早言之後人於古昔有韻之文不能通其音不知今人之音不同乎古也而悉委之於叶豈得爲通知古今哉三百篇中如行字皆戶耶切明字皆謨耶切兄字皆虛王切慶字皆去羊切是古正音非叶韻也故或謂叶字口旁之十可移之於口之上斯言切中肯綮蓋明乎古音然後三百篇之詩可得而歌而欲明古音非精研六書之諧聲轉注假借不可若詩三百篇則固其金科玉律也夫

阮摹天發神讖碑

張叔未丈云天璽紀功碑目嘉慶十年乙丑火後人間墨本
日少今制軍儀徵阮師刻石廣陵洵是裨益後學余家有舊
本二新本四今細爲校之丹下中段石第三字左存）第四
字左存）下段第二字左存）第三字左存）多字下右頂
存）許字下頂右存）而此皆缺郡上脫吳字海下無夏字
應是翦割本遺脫丙日下子半列十四日下而十四日下之
中補列於後工半二半字在吳郡字之左彌字在皋儀字下
爲爲丹下中段石之第五字而皆補後不入正文蓋因標本
倒亂無可位置未以整幅校勘所致本字與杜字左傍同而
此作丰是王氏萃編縮摹本之誤而此仍之則大非也太平
之而字舊本尙全此摹下半係所據本不甚舊予下尸字省

東記二

下弓字八月下一字絡上字作𠂔不沿關字之誤番上存火

吏下₂₀₀
應是從字昭下存_尸
應是告字則勝翁氏兩漢金石

記

𠂔
右旁先フ次乙次々原石明顯且緣字

𠂔
右旁可證此第三筆作々竟似兩筆誤

𠂔
下半先く次乙次々雖鍾鼎古篆女

𠂔
字亦皆不乖此法此作力不文矣

𠂔
石旁下半先く次乙次々

𠂔
原石明顯此作𠂔不文

𠂔
下半曰內兩橫與左右

𠂔
兩直皆不連此作𠂔誤

樂書

宋陳_陽樂書二百卷經義考失收其進禮書表禮部牒及自

序楊林二序載於張氏藏書志後有陳_岐林_{字中}二跋余_載

後序張亦失載爲錄補之岐齟齬過庭之時先君樞密誨以經學且語之曰六經之道同歸禮樂之用爲急大小戴二鄭去今逾遠羣儒互相抵牾迄無成說吾鄉二陳先生杜門發憤究心大業著成二書揚摧事辭于湮沒之餘訂正制度于殘缺之後義爲之訓器爲之圖讀之如指諸掌爾其勉之岐壯而游宦南北未克斯志竭來假守盱江退食之暇閱軍所藏卷帙甲乙首得禮書佩而誦之若身周旋襁褓于其間而樂書恨未之覩聞其子弟從南豐林簿游因移書令訪其家之遺果得副本以至岐于是不惟自喜見生平未見之書且得以無負先君提耳之誨試撮其凡以觀大要削去二變四清之說尊君華國以爲不刊之典真二經之鼓吹諸子百家

之領袖也是不可以不並行于世竊謂人之情達於禮而不達於樂失之拘達於樂而不達於禮失之縱今之士神遊目擊于禮書之日久厭飫而自得之矣是書之成岐當朝焉夕焉以爲進學之地使人能三覆而玩味之心不苟思必依于禮手足不苟動必依于樂充之于氣而和平見之于行而篤敬形之于語默進退而無非僻乖戾之習庶幾有補于來者此岐之志也慶元己未重陽日三山陳岐謹跋右陳賢良所著樂書貫穿六經網羅百氏上自皇王以至我宋本末條貫靡不備述秩以八音分以三部屏去四清二變之說確乎鄭衛不能入也書凡二百卷建中靖國初給筆札繕寫以進儲之祕府久而未彰史君陳先生志務稽古得其家藏副本令

宇冲校勘以廣其傳宇冲自惟末學豈足以窺前賢之闢奧
隨文釋義補闕訂訛不敢不盡心焉若夫一二制度有其文
而亡其圖非蕪陋之所能增益姑以俟知者門生迪功郎建
昌軍南豐縣主簿林宇冲謹書案元刊本列銜作宇冲跋中
有誤作子冲者或板刻脫落之誤茲從藏書志作宇冲 天
地高卑

無窮聖人法天地

而使之安防其情而使之

由

興焉記曰大樂與天地同和大禮與天地同節謂禮樂之本
也吉凶軍賓嘉之儀式五聲八音十二律 禮樂之文
也本蓋百世不易 此二帝三王之同於治也

上替下僭攻奪篡弑之相仍而禮樂

矣

仲尼無位不

杞宋之衰惜陽襄之

去其文

秦燔以後禮樂無書博士

學臆說言人人殊叔孫行之

曹褒議之而

不行茫茫宇宙

用者二千年矣安得夢寐中

宋元祐間三山陳祥道作禮書

氏之

言而得其制度

會同之禮

旗服器之制靡不悉備他日其弟

陽又作樂書定五聲十二律之本二變四清之辨雅夷表正
之分粲然明白成一家言惜時尙安石之說二書雖出竟未
有傳習之者皇元積德百有餘年聖上銳意中古禮樂之治
儒臣行四方購求遺書不知幾人而二陳之書莫有知者晉

甯趙公宗吉來僉閩憲求二書於民間二年而始得之送郡學官方鳩工鐫梓而趙公移節浙右繼是經歷前進士達君可行知事前國學貢士張君允中取而繙閱之曰是大有益於制作者豈可使之沒沒耶爰命前國學貢士福州路府判官保奉訓董其事郡學正林天質會諸儒相與校讐而完成之是歲仲秋釋奠之前一日翰林學士臨川邵庵虞先生序成將命適至嗟夫作者不斲人之知知之者常在百世之後二書不行於昔而行於文明盛時豈偶然哉必有服習而得其說以贊聖代之制作者非曰小補云爾禮書凡一百五十卷樂書凡二百卷至正七年龍集丁亥八月三山後學余載序案此序後有列銜并錄於左

校勘督工

直學楊聰

直學張文俊

司書張伯通

葉鉞 黃誠 陳淦

六齋訓導

陳良琛 鄭拱辰 韋泰

福州路儒學學正陳彬

福州路儒學教授林光大

夏承碑

顧云美苓跋云薰是勳字戀是轡字咳是孩字縱是蹤字感

是戚字列是烈字黨是儻字勤紹紹字當作邵字高也贗本
不知漢隸通用之字見上文有紹縱字改爲勤約一字之訛
便覺文體不響案以勤約爲贗本與各家所說正相反不知
云美所見何本也

東湖叢記卷三

海昌蔣光煦生沐

周宗伯記字

周宗伯作識小錄予多取其說其記古字云形影之影本作景葛稚川加彡於右軍陣之陣本作陳王右軍去東作車他若焉本鷺字後改爲焉哉之焉之本芝字後改爲之乎之之朋本鳳字後改爲朋友之朋匹本鷺字後改爲匹配之匹雅本鵝字後改爲雅頌之雅雅本作正烏本鵲字後改爲履烏之烏爵本雀字後改爲爵祿爵月體黑者後改爲王霸之霸王伯之伯不當作霸汝本汝水後借爲爾汝之汝爾汝之汝苗作女無本蕃無後借爲有無之無有無之無止可作无與亡與本黨與後借

爲取予之與予本取予後借爲余我之予蚤本蚤蟲後借爲

早暮之早冰本凝結之凝後改爲冰凌之冰冰本作人奠本尊罍

之奠後改爲奠定之奠厄本科厄音媒木節也後轉爲困厄之厄

榘本欽榘音鍼木跌也後轉爲桑甚之甚嗔本振音田盛氣也後轉爲

瞋怒之瞋新本薪字後爲新舊之新而加艸以代之要本腰

字後爲要害之要而加肉以代之野本墅字後爲田野之野

而加土以代之巨本矩字後爲巨細之巨而加矢以代之府

本俯字後爲府庫之府而加人以代之示本祗字後爲告示

之示而加氏以代之須本鬚字後爲斯須之須而加髟以代

之記假借字云告蒼作浩倉祝散作祝圖莽年作基年瑚璉

作胡輦俎豆作沮桓百寮作百遼俠少作陝少職方作識方

谷神作浴神眉壽作麋壽涿磨作琢摩斜谷作余谷行李作
行理紛紜作汾云功德作公德蓼莪作藜義遐邇作猓爾後
昆作後緄英雄作瑛雄審諤作審鄂清儉作清淦九屑作九
增讜言作黨言蕭條作蕭條忠勇作中勇表著作依著蜂起
作蠶啟朝聘作朝娉擾攘作擾穰於是作於氏不暇作不夏
奈何作奈河禪于六宗作煙于六宗平原十仞作平源十及
疇咨作訓咨黃屋作皇屋孳孳作滋滋芄芃作梵梵蹤作縱
袞作親苛作荷勳作薰默作墨澤作睪厥作央莠作秀蕃作
番懲作微優作憂孩作咳泉作淥惇作郭姓作性霆作庭特
作值矩作拒亦作奕爛作蘭叶作汁漸作濺穢作濺菽作叔
黎作犁俾作卑靈作零璧與辟通非與飛通刑與形通而與

如通伍姓之伍作五歐陽姓之陽作羊記改字云罪本作皐
言自受秦始皇以近皇字故改作罪對本作對漢文帝以言
辛苦也多非誠故改口從土雒本作洛東漢以火德王忌水故去水
從佳疊本作疊揚雄以古理官失罪三日乃得其宜也新室以三日大盛故改
從田馱木駟字宋明帝以近於禍故改作馱隋本隨字隋文
帝以周齊不遑甯處故去走作隋邠本幽字唐明皇以近於
幽故改作邠此皆學者不可不知也見山志二集

分類補注李太白詩

臨海洪筠軒

頤煊

讀書叢錄載元建安余氏勤有堂刊本分

類補注李太白詩二十五卷與藏書續志同惟蕭

土贊

序藏

書續志失載其文云唐詩大家數李杜爲稱首古今註杜詩

者號千家註李詩者曾不一二見非詩家一欠事歟僕自弱冠知誦太白詩時習舉子業雖好之未暇究也厥後乃得專意於此間趨庭以求聞所未聞或從師以斬解所未解冥思遐想章究其意之所寓旁搜遠引句考其字之所原若夫義之所顯槩不贅演或疑其屢作爲移置卷末以俟具眼者自擇焉此其例也一日得巴陵李粹甫家藏左緜所刊春陵楊君齊賢子見註本讀之惜其博而不能約至取唐廣德以後事及宋儒記錄詩詞爲祖甚而併杜註內僞作蘇東坡箋事已經益守郭知達刪去者亦引用焉因取其本類此者爲之節又擇其善者存之註所未盡者以予所知附其後混爲一註全集有賦入篇子見本無註此則併註之標其目曰分類

補註李太白集吁晦庵李子曰太白詩從容於法度之中蓋
聖於詩者則其意之所寓字之所原又豈予寡陋之見所能
知乃欲以意逆志於數百載之上多見其不知量矣註成不
忍棄置又從而刻諸棗者所望於四方之賢師友是正之發
明之增而益之俾笺註者由是而十百千焉與杜註等顧不
美歟其毋謂以註蟲魚幸甚至元辛卯中秋日章貢金精山
北冰厓後人粹齋蕭士贊粹可案宋蕭立之號冰厓有集三卷此稱冰厓後人殆其裔歟
也是園書目

也是園書目十卷虞山錢遵王曾編有自序云己酉清和詮
次家藏書目告歲放筆而歎蓋歎乎聚之艱而散之易也竭
予二十餘年心力食不重味衣不完采捫摛家資悉藏典籍

中如蟲之負版鼠之般薑甲乙部居粗有條理憶年驅烏時
從先生長者游得聞其緒論經經史緯頗知讀書法逮壯有
志藏弄始次第訪求問津知塗幸免於冥行摘埴然生平所
酷嗜者宋槧本爲最友人馮定遠每戲予曰昔人佞佛子佞
宋刻乎相與一笑而終不能已於佞也丙午丁未之交胸中
茫茫然意中惘惘然舉家藏宋刻之重複者折閱售之泰興
季氏殆將塞聰蔽明仍爲七日以前之混沌與抑以天公憐
予佞宋之癖假手滄葦以破予之惑與穆參軍賣書相國寺
中逢人輒曰有能讀得韓柳文成句者便以一部相贈人知
其爲伯長者引去予之賣書不及伯長之高而聊以解嘲者
在夫已氏之豕肉喻也夫已氏曰知味者謂擗龍脯不能果

腹不如豕肉足口放箸得以一飽今子所去之宋刻龍脯也
所藏之善本豕肉也老饕差足自慰又何用過屠門而大嚼
乎予曰固矣更有進焉者椎埋洗削之夫盤列市中狔蹄操
刀而割甘其味以爲太羹弗若也易牙過而笑其失飴矣今
予雖愛豕肉不正不食稟然有聖訓存焉又何龍脯之足以
荒其志乎嗟嗟好書者不少概見而真好與真知者實難其
人是必知之真而後好之始真然好之旣真而不造於真知
者吾未之見也癸卯冬予過雲上軒見架上列張以甯春王
正月考一書授據詳洽口翁歎其絕佳少間走札往借已混
亂帙中老人懶於檢覓而止耿耿掛胸臆間者五六年去秋
初度有人插標以數冊敗書來售而此書儼然在焉得之如

獲拱璧因感墨汁因緣艱於榮名利祿然世間聚散何常百
六飄迴絳雲一燼圖史之厄等於秦灰今吾家所藏不過一
毛片羽焉知他年不爲有力者捆載而去抑或散於麤肆麤
坊論秤而盡俱未可料總之不滿達人之一矧耳江湖散人
云所藏皆正定可傳予之書咸手自點勘疑譌後有識者細
心繙閱始知其苦志若謂藏書多緒寫本子未足援據此乃
假好書之名而無真好之樂者竟謂之不知書不足與言可
也佛日錢曾述 後序云諸家經籍志惟焦氏詳而有法予
每思悉舉所藏編定目錄自慙四部單疎若區類詮次登之
簿籍未免有挂一漏萬之譏緣是卒卒中止今年春斧季邀
予過隱湖止宿燒燭檢書快談至夜分倦思寢斧季誘而使

之言意將窮予所藏而後已予嘉其志且愛其真好遂條悉以對胸中秘而久不欲宣於人者竟如猩猩血縷縷而出矣斧季復誘予寫書目時敕先在旁目笑我兩人間或出一二語以相慫恿余歸遂發興叢書於堂四部臚列按豪次第頗效焦氏體例稍以已意參之釐爲十卷浹辰始畢然終不敢謂已成一家之書目也惟是聊且錄之如甲乙帳簿命侍史備遺忘便檢覓以應斧季之請不煩借書一緘可耳吳門錢功甫高士也老屋三間藏書充棟口翁釋褐後卽與之交時時過從出看囊錢市饒餌相對共噉一日語公吾老矣藏書多人間未有本子公明日來當作蔡邕之贈我欲閱轉就公借他年屬纊時公與我料理身後事以爲償博何如口翁喜

甚質明往其意色閔嘿已不肯踐宿諾矣嗟乎讀書種子習氣未除斤斤護惜益非獨一功甫然也其書後雖散爲雲煙此一段嘉話至今猶在人口功甫有李師師外傳一卷卽翁云道君在五國城所作從權場中來者功甫歿此書不知散落何處今雖懸百金購求豈可復見趙元度初得李誠營造法式中缺十餘卷徧訪藏書家罕有蓄者後於留院得殘本三冊又借得閣本參考而閣本亦缺六七數卷先後搜訪竭二十餘年之力始爲完書圖樣界畫最爲難事用五十千命長安良工始能措手今人巧取豪奪溝瀆易盈焉知一書之難得如此元度收藏數十卷二酉五車斯架塞屋臨老乃發無書之歎非無書也卽挂一漏萬之意也旨哉我欲以此

東晉書
一言贈世之藏書家哆然自足者遵王再題

周西嶽華山神廟碑

張叔未丈云西魏文帝大統七年宇文泰命楊子昕構華廟植松二千餘株周武帝天和二年丁亥詔史臣爲之頌而立此碑也楊子昕魏書北史皆無傳碑所云晉國公宇文護也護字薩保周太祖文帝之兄太祖崩後皆受護處分保定三年詔大冢宰晉國公親則懿昆任當元輔自今詔誥及有司文書並不得稱公名然玉璫之擊御刀之斫卽見於天和七年此所云任屬阿衡親惟旦爽安有哉撰者讀若萬紐于瑾書者趙文淵瑾有文名文淵有書名而錄是碑者褒貶率異辭余謂今所以人知珍惜者石在隋唐以前其背又有開元

一刻兩面兩側唐宋題字已無餘地而顏公寶蹟亦列其側
嘉靖地震古刻盡失此獨巍然完善固是金天王靈爽式憑
而撰書之工否直可存而不論矣升作阱陸氏音義天險不
可升鄭本作昇此則增阜於左從古文虞惟古有是文所以
手文曰虞或可約畧假借耳大統七年歲在辛酉此曰旃蒙
於爾雅歲在辛曰重光不合今驗石本直末剝蝕又似十字
然卽是十年亦歲在甲曰闕逢也周書列傳于謹字思敬唐
瑾字附璘瑾傳賜姓宇文氏時燕公于謹勳高望重朝野所
屬瑾白文帝言謹學行兼修願與之同姓結爲兄弟庶子孫
承其餘論有益義方文帝歎異者久之更賜瑾姓万紐于氏
瑾乃深相納結敦長幼之序謹亦庭羅子孫行弟姪之敬汲

古閣刻作言瑾學行兼修瑾亦庭羅子孫趙氏金石錄

盧刻本

後以子瑾請與同姓更爲萬紐于則子瑾二字皆誤且文義當言請與子瑾同姓不當于瑾請與同姓也顧氏炎武金石文字記亦作言瑾學行兼修王氏昶金石萃編錄顧說亦沿其訛皆寫刊失校之故頌文空處後人題字者南監牧使劉航仲通提舉牧羊公事耶舜中聖徒同謁祠下熙甯癸丑仲秋十七日題又宋熙甯二年九月守彰化十一月移本路轉運副使制置解鹽使明年十一月移東京轉運使十二月三日過華陰河南陳繹題應體用科彥古進士彥恭彥成侍行馮翊保定二解元盧定趙豫同謁於金天王祠下又李侃奉敕祈雨甲寅三月晦又熙甯七年三月二十三日尚書職方

員外郎陳縑自泰倅移開封令恭謁金天祠下彥默彥淵彥
正侍行又元豐元年十月十二日侍親出帥華池與友人鮮
于溱宋彰口謁祠下鄆江俞次舉謹題又張叔卿被命之利
路恭謁祠下男祕書省校書郎康伯侍行又治平丁未夏領
本路提點刑獄謁祠下後六年蒙恩除天章閣待制秦鳳等
路都轉運使過祠恭謁金天帝宋熙甯癸丑正月二十九日
東萊蔡延慶仲遠題又熙甯十年三月十九日題又提點刑
獄尙書職方郎中劉忱之任蒲中躬謁祠下男唐工唐老唐
純唐傑侍行此舊裝冊俱佚今從整幅拓錄又跋唐華嶽精
嚮昭應碑云開元八載亢旱元宗命許國公蘇頲以瑞祝之
辭旅於西嶽旋闕得雨旣禱而祠因此立碑也是年七月頲

罷相爲禮部尙書碑故言舊相尙書也撰者咸廩王氏昶云開元時咸廩爲十八學士之一圖形含象亭若顧氏炎武金石文字記疑卽趙冬曦傳大理評事咸廩業恐未合書者劉升昶云唐書作劉昇附見劉德威傳題額者李休光錢氏大昕云碑石左右蓮華魏鬼十六字興元元年盧放書又有李休光題額二十字驗其字體亦出盧手蓋勒碑之後又六十年而始題其額耳此刻周天和二年丁亥華嶽頌之背石之兩側與正文空處唐宋元明人題刻已徧蓋西嶽祠中烜赫有名之刻嘉靖末地震古石多毀此與述聖頌獨存

周無專鼎釋文

張叔未翁釋周無專鼎文云唯九月旣望甲戌王格子周廟

燔于圖室司徒南仲右無專入門立中庭王呼史瓘册令無
專曰官嗣口王口側口口錫女元衣帶束戈珣戟縞繹彤矢
攸勒鑾旂無專敢對揚天子丕顯魯休用作尊鼎用享于口
烈考用丐簋壽萬年子孫永寶用召各通作格格于某鼎彝
習見之文澣浦吳侃叔世兄東發爲余題沈紀鴻贈本亦釋
作格後以爲燔於自藏本改釋爲唇通作脰其實後說不
如前說耳廟字無可疑舊釋烝澣浦畢崑園世丈星海
曰烝冬祭時在九月不得曰烝六書統番作𠂔又卽番字故
反亦通翻𠂔从火爲燔記曰燔燎羶薌燔亦作燔春秋傳曰
天子有事燔焉以饋同姓是也吳侃叔因其說爲余跋沈贈
本儀徵阮師積古齋鐘鼎彝器款識用之崑園丈旣明先生

之孫也世其家學精通篆隸所藏金石文散失殆盡間有存者尙多佳本^圖^圖吳侃叔曰劉元城廟制圖外爲垣門門內爲廷又內爲廟又內復爲廷又內爲寢寢內爲都宮太祖及三昭三穆之廟在焉然則所謂入門者垣門也中廷寢外之廷也圖室都宮也七廟皆室太廟曰太室圖室殆統七廟而言但圖室不見於經傳古文都作𡩺圖作囷二字疑古亦通用侍御朱石甫同門爲弼曰圖室藏河圖之室也唐虞謂之天府周謂之明堂^劉^劉治司嗣鼎彝皆通用此上一字是司字下一字作司治嗣解俱可^中中謂宣王時人者大雅常武篇毛傳謂文王時武臣者鄭箋也大興翁覃溪閣學詩或言南仲篤周祜北城于方西拒昆或言江漢常武世並列

方召申與樊亦如岐陽十石鼓文王宣王爭考援是也。又右字句立于王之右者宣王令者也。入門北鄉立于中廷者受王令者也。翁閣學說吳侃叔釋作佑。顧氏廣圻釋作侑。皆不必疑。然無字無可疑。無是姓舜時有無澤見莊子。周有魯人無駭是也。吳侃叔通作廡。朱右甫書纂書亭本謂古鮑字省是春秋時許國之器。釋作專較惠字更善。俞內入古通是入門合文無疑。立立固通位。然此正當作立解。釋琴爲近紅舊說。佐侃叔釋作𣪠。非改釋作扛通作共。朱右甫書侃叔本云當是鳩字。案此當闕疑。𣪠釋作傾側善矣。然下二字釋難定。則此二字尙難得解。侃叔釋作咀。然釋作虎。遂釋作方積古齋用之。案虎字全文旁文如王主父。

丁尊說文虢叔鐘說文吳彝說文虎遽仲解說文左旁象足爪形無有連者此左直下不斷則非虎字矣既非虎字則傾側咀祝遺側虎方義皆難安說文古器文屢見如頌鼎說文頌壺說文頌散說文世說文世說文舊釋束帶自不如帶束之善孫淵如觀察於暴書亭本釋作尙屯通作純案屯字如虢叔鐘說文邾叔鐘說文叔氏鐘說文祿康鐘說文頌鼎說文頌壺說文頌散說文總無從○者蓋○取○義●象地形不相通者孫說存之可耳嚴氏可均云帶純二字積古齋釋爲帶束尙沿舊誤則非也嘉定錢竹汀少詹曰伯姬鼎師毀敦並有縞必字薛氏釋必爲繹案考工記天子圭中必鄭讀如鹿車繹之繹是必

釋古文相通。廼積古齋云：矢作𠂔者，與伯姬鼎同。蓋矢在房，攢聚之形。侃叔釋作侯，𠂔錢少詹謂攸勒卽詩之肇革。案頌鼎攸勒，攸勒頌壺攸勒，攸勒頌斂攸勒，攸勒攸勒吳彝攸勒，與此同。惟石鼓文作𠂔，𠂔從無有作肇革者。蓋攸是本字，或从金勒可省爲革。攸不可增，革作肇說文有𠂔字，無肇字。知肇字非矣。段若膺大令說文勒字注云：爾足轡首謂之革，革卽勒之省。毛詩肇革皆當依古。金石刻作攸勒，𠂔勒毛傳曰：攸轡首飾也。革轡首也。自來上句奪首飾二字而莫得其解云云，是誠先得我心者。唯是攸字有作三點，有作一直，則不必改寫作攸耳。創割通作𠂔，吳侃叔說積古齋用之。豈舊釋蓋吳侃叔曰：鼎彝中屢言𠂔，𠂔

彌壽萬年人鐘也。人字手撫而目眊之象。鐘之象。豐鐘所以彌固之也是知。人乃彌本字。漢碑作廩壽乃借也。奏父故作。壽與。皆从象形。龜字蓋龜亦音赤。真切莊子宋人有善爲不龜手之藥者。龜皴裂也。皴所以彌其裂也。血陳血者也。故此亦爲彌壽案。吳說善矣。然。器。字如立。受。高叔興父。史燕。與比。字實相類。安得盡改讀爲彌。蓋象龜形。龜久也。蓋壽卽龜壽卽廩壽則作用。可。壽文義更安。

陸梅谷藏書

平湖陸梅谷。刊奇晉齋叢書其收藏甚富。嘗見書估攜來中統本史記。後有梅谷跋云。此書刊於中統二年。按中統二

年卽宋理宗景定二年辛酉也考蒙古主是時方尙儒術召
竇默許衡至開平定官制設翰林聽儒士被俘者贖爲民故
序云國家方嚮文學非虛譽也而斯時之宋乃倚重賈似道
一人日以湖山宴游爲樂曾不如蒙古氏之有君嗟夫此書
刊於此時正草昧初間渾沌未鑿之日余讀其書嘉其能進
於中國故興也勃焉豈徒恃兵力之強哉然則此書抑豈獨
以舊本爲可貴哉梅谷陸某題倩侍兒虹屏書于冊乾隆四
十五年庚子上距中統二年已五百有廿年展寫之日亦維
季春後有梅谷掌書畫史沈采虹屏印記又晏公類要後有
虹屏跋云晏元獻公類要晁氏郡齋讀書志謂六十五卷焦
氏經籍志謂八十卷而此僅三十七卷似非完書然其中有

公四世孫表補闕并至厯代雜錄止蓋已爲足本矣載讀曾
南豐集有此書序云總七十四篇合二篇爲一卷則正三十
七卷也益信爲足本無疑晁氏所見殆傳鈔不同耳爰錄曾
序冠首而識于後時乾隆辛丑四月十二立夏日是歲閏五
月春事未闌海棠繡球木筆紫荆薔薇花尙繁盛新妝初畢
御研綾夾衣晏坐花南水北亭啜鏡溪新茗書署印同前真
藏書家韻事也

周頌壺

此器尙爲錢塘趙文之琛尊人所藏文爲余言不知何時失
去家藏銘文拓本因摹刻于小屏余所見置于几案者是也
後見鬻古者莫遠湖言在越郡得之壺已鎔去僅存頸上有

字處數寸而已歸之雲間某氏近日拓本皆由此不全者出是壺先著錄曝書亭集竹垞老人原題之拓本今藏嘉興張叔未丈處未翁嘗爲人題此殘拓云古尊彝之屬器蓋皆有文者字體有異而語句則無異所以志器蓋之相符不至離異牽合此正古人用心之慎從無一器著兩段語句相同之文而蓋上反無文也曝書亭集載王太僕益朋家所藏頌壺項腹皆有銘云云今朱檢討之遺拓二篇及手跋眞墨具在吾家當是一爲器文一爲蓋文竹翁並未目驗不過僅據墨拓而著錄之疎矣是壺久無蹤跡莫君遠湖遊山陰得之項口周遭僅存數寸而百五十文字具在文在項外當是蓋之四周必高四寸器之文仍不外露也遠湖足跡廣眼力闊是

壺之蓋安知不尙在人間珀芥磁針行有遇合則竹老項腹
有銘一語之疏亦從可訂正云延濟書于三頌軒中莫述隹者云此
是佛經銷之罪
過故尙留之也

西遊記

海鹽張石匏明經

開福

應劉燕庭觀察

喜梅

之招赴秦中歸

以元邛真人西遊記見餉後有徐星伯郡守

松

程春廬奉丞

同文董方立孝廉

祐誠

諸跋其徐跋云長春真人之經西域

也取道於金山爲科布多之阿爾泰山記曰金山南面有大
河渡河而南是今額爾齊斯河金山東北與烏魯木齊屬之
古城南北相直今自科布多赴新疆驛路直南抵古城近古
城之罽倫布拉克台蘇吉台噶順台皆沙磧是卽白骨甸也

博克達山三峰高峙去古城北數日程卽見之故記云涉大沙陀南望陰山若天際銀霞詩云三峰並起插雲寒也云陰山前三百里和州者謂博克達山南吐魯番爲古火州地訛火爲和耳唐北庭大都護府治在今濟木薩之北府建於長安二年記言楊何爲大都護足補新唐書方鎮表之闕端府者端卽都護字之合音輪臺縣亦長安二年置縣治約在今阜康縣縣西五六十里據新唐書地理志自庭州西延城西至輪臺縣二百二十里塞外砂磧難以計程記云三百餘里蓋約言之輪臺東爲阜康縣縣治在博克達山陰故南望陰山九月十日並陰山而西約十餘程度沙場又六日至天池海沙場者晶河城東至託多克積沙成山浮澀難行東距阜

康縣一千一百里故云十餘程其間亂流而過當有洛克倫河圖壁河瑪納斯河烏蘭烏蘇河記不顯言者塞外之冰山雪所融夏日盛漲過時則涸九月正水竭之時蓋不知有河也自託多克過晶河山行五百五十里至賽喇木淖爾東岸淖爾正圓周百餘里雪山環之所謂天池海並淖爾南行五十里入塔勒奇山峽諺曰果子溝溝水南流勢甚湍急架木橋以度車馬峽長六十里今爲四十二橋卽四十八橋遺址記云出峽入東西大川次及一程至阿里馬城今出塔勒奇山口南行一百七十里至惠遠城阿里馬城者卽今西阿里瑪圖河在拱宸城東北出塔勒奇山東南至阿里瑪圖河僅百里記云又西行四日至荅刺速沒輦水勢深闊抵西北

流乘舟以濟原注云沒輦河也荅刺速沒輦是今伊犁河以西行四日計之當在今察林渡之西渡河南下至一大山疑今鉛廠諸山又西行十二日度西南一山當是善塔斯嶺又沿山而西有駐軍古跡大塚若斗星相聯是今特默爾圖淖爾南岸地多古翁仲記云又西南行六日有霍闌沒輦由浮橋渡色渾流急深數丈勢傾西北霍闌沒輦者今之那林河自渡伊犁河以南所經之程卽今伊犁成喀什噶爾兵往來之路出鄂爾果珠勒卡倫傍特默爾圖淖爾東南經布魯特游牧以至回疆此長春真人赴行在時所經也其歸程則渡那林河而直北由特默爾圖淖爾之西以達吹河之南乃轉而東北渡伊犁河其渡處在察林渡之東故百餘里卽至阿

里馬城自阿里瑪城出塔勒奇山口經賽喇木淖爾與往時程同過賽喇木淖爾不復東折而東北行其分路處在干珠罕卡倫地東北山行由沁達蘭至阿魯沁達蘭入塔爾巴哈台界以至原厯之金山大河驛其途徑較直然計自阿里馬城至金山亦不下二千里而記言至天池海過陰山後行二日方接元厯金山南大河驛山路崎嶇必不能速進如此且方接云者久詞也蓋二字下脫十字真人以四月初六日自阿里馬城行凡二十日至金山爲是月二十五日下文云並山行四月二十八日大雨雪二十八日尙未出金山則爲二十五日至金山無疑矣適從龔定盦假讀此記西域余所素經識其相合者如此道光二年四月大興徐松跋距長春真

人歸抵金山之歲凡十一壬午矣程董跋不備錄又有烏程
沈_堯金山以東釋文更長亦不及錄石匏丈自書緣起云歲
丁酉之春予應汀州太守劉燕庭先生之招將爲閩遊道出
紫峽與同人道別蔣君生沐屬於杭郡振綺堂臧書訪元耶
真人西遊記會於汪君又邨所詢及未有以應也惓惓渡江
抵汀一日偶言於燕翁知有臧本留京邸它日許相假也明
年九月燕翁赴甘肅鞏秦階觀察任偕予往未至燕翁奉諱
返旆小住西安越歲東還迨辛丑之秋任陝西延榆綏觀察
書來乞余復西行壬寅春挈兒時恩重入關時燕翁攝理潼
商觀察留署齋踰半歲知此書曾攜行笈癸卯春同達榆林
因命兒子手錄之殆有夙緣那是書經徐星伯給諫手訂諸

家題跋皆爲給諫而作蓋給諫昔曾親歷其地故一一疏證
如此未幾給諫出守榆林暇日轉假其本校之以朱筆改正
又補鈔孫序及錢少詹段大令跋兩通烏程沈君_圭金山呂
東釋皆燕翁本所未及也予目力加耗不能讀一過藉兒子
勉力以成俾五千里外得踐數年宿諾亦幸已榆林古朔方
郡出城數里歛貢城舊_址在焉予嘗登城北望黃沙白草大
漠連天秦築長城隱隱_{指其外}卽蒙古部落人情風土不
與華同記中所言亦漸相近矣感慨流連不知此身之何以
至此也歲臘歸里出以復生沐當可添一段公案道光甲辰
六月石匏張開福識于榆林節署年六十有一

寶綸堂集

會稽陳章侯

洪緩

寶綸堂集十卷刊於康熙乙酉有羅坤胡

其毅兩序孟遠傳一首今刊本不可復得矣有遊淨慈寺高麗寺二記志湖山者所宜採及也

唐周文遂墓誌輓

張叔未文云唐周文遂墓誌輓刻海昌周松靄進士春所藏王蘭泉宗伯昶金石萃編卷一百十三錄此作石誤也輓易損嘉慶丙寅進士貽余一本模黏已甚此尙是乾隆辛卯初得時所拓其手書跋卽在是年夏五二日蓋李作舟聘所貽本也是輓爲人盜去進士旋復購得今進士歿後又不知所屬卽剝損之本亦不易得矣未申公表身紳卒玉表字紳字顯卒當是碎字紳碎二字缺表字不全王錄文缺三字據本

不清耳楊氏上脫農字譽案是舉字之別王說是至咸譽所知則不必定是舉字耳仁和老友趙晉齋魏昔藏有唐處士包公夫人墓誌甄余曾手拓其文萃編錄作石亦同此誤

虞恭公溫彥博碑

此碑自安世鳳墨林快事云約得四百餘字王盧舟題跋云所存七百餘字至王蘭泉司寇得幾及千字之本爲多矣余所見陸白齋釋文則一千四百餘字翁覃溪開學釋文則二千餘字陸翁兩家略有出入今以全幅整裝翁題之本參考錄之如左翁題云嘉慶丙寅春得千許字舊裝本因從蓮府壻覓全拓大幅丁卯夏竟通得二千餘字岑文粗可讀率更銜名朗然良一大快追想百八十年前嗜古探奇如趙子函輩早能用意全拓所得不更可增多乎然宋時人已不肯全拓下半截矣顧亭林不知詳考漫以殘闕二字置之

第一唐故特進尚書右僕射上柱國虞恭公溫公碑空十字

行下具撰書銜名則王氏言在前闕三行非矣中書侍郎都督江陵縣開國

子岑文本口口口口銀青光祿大夫口口口口渤

海縣男歐陽詢書口口第二行昔者帝嬀升厯九官奮其庸有

周誕命六卿揚其職國鈞總於公相口乎二口朝口歸於

臺閣成乎口晉雖淳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

口口口魏口口代天口口帝載立盛德建口口口口第三行

也若夫昴宿麗天感其靈者人傑嵩嶽鎮地降其神者

國楨叶卜夢於龍影口物色於舟楫其口也口庸器而口

口口其口也口口口而口口口豈口口之人口口茲復口

口矣公太原祁人諱彥博字大行第四行臨系姬文之遠胄派

唐叔之遙源食邑河內世功開其緒著姓晉陽令德流其
祚雖復安國□□□□□□□漢之忠義次房□於□
下晉之勲烈太真□於京□猶培塿之望極天潢汙之

□□□

第五行

祖裕魏大中大夫言爲准的行成表綴廊廟

翹首摺紳結轍□公叔而比德□思□而□方□考君攸

隨三原令泗州司馬 皇朝贈魏州刺史聚螢成學夢鳥

飛文名冠洛中望高許下孔門密子□□

第六行

不顯於當

時潁川陳君哀榮無間於異代能兼之者不亦優乎公□

兩儀之正□□百□之懿德□仁義以□□□禮□以□

名□用內□常情所以自維輝光外□達識所以知□洋

洋焉若洪河之東

第七行

注巖巖焉猶華岳之西峙若乃三

德六行列聖之所貴也舉厝必口其域九流七略先代之

所重也口息口口喚口口口口口口雲蜺以之

口淪口口口與然則京臺口口始於覆口巨川維第八行

地肇自涓流是以平津筮仕由賓王而佩印文終創業階

口吏而命社美口令範同符前列隨開皇中本州口口口

口口應詔口以高第直內史省于時隆口口口俊父盈朝

口口侍郎薛道衡才宗唐肆第九行牢籠多士太子洗馬李

綱直道正辭羽儀海內並下堂見禮倒屣定交曰季之稱

冀缺口口口趙口之口口宣口口口令口口口古義口

懸衡垂則奏口語而善陸生坐宣室而悅賈誼乃授通事

舍人十行斂笏鳳池垂紳鸞閣環姿月舉韶音玉振每至文

武在列華裔口庭對越於青蒲之上口口於赤墀之下陽
口口口漢苑口口比其口口洪口口口口口以方其辯斯
乃之賢之餘事具口之一隅猗歟雅行十一度在乎經國大
業之始以親喪去官孺慕之感哀毀之極與夫長孫居憂
子龍在疚口口口而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煬帝親
行九伐問罪三韓于時禮部尚書楊公感口口口口口口
口口斛斯政行十二出奔高麗既而乘轅南反詔公銜命蕃
境申明臣節陳之以逆順宣暢國威口之以禍福遂口口
口增輝口口口口口口千紀口口菹醢之罰口口口口口
口焚如之刑豈如口口口口口口口口海張騫行三擁節
無功於月氏又以公爲東北道招慰大使屬天地橫潰寇

戎板蕩夷羊在牧商郊口漂杵之師口口口口口口
口之口口我高祖口五紀而出震乘六龍而御天憑玉握
河洛之符授鉞遷夏商行十四之鼎艾綬銀章弓旌先於髦
俊建祉班瑞光寵屬於勳庸庶績所以咸凝口土於焉口
口乃授公口口口幽州總管府長史封河西郡公食邑二
口戶口口口口口口口雖連率總其方口口口毗其政
十五行刑而滅沒不羣豈蹉跎於吳阪清越振響終特達於
章臺徵爲中書舍人遷中書侍郎口周建官口口內史口
口口口口口中書司國典於口口口王言於口口詳其歷
選則口口口美於江東求其得人行十六則孝若飛聲於洛
下云誰嗣響復在茲焉屬獫狁縱慝疆場大駭甘泉口口

烽之火雲□□□貝之陣□□□□□□□□□□

□鞠□□□□□懷辛□之將琴書在□佇甘□之臣乃

以公爲行行十七軍長史十萬之師方絕大漢五餌之術必

繫單于而南風褰律□之和北狄肆豺狼之毒衛尉數奇

□□□□□□□□□□□如雲霓□終□事□

之□□皇帝嗣堯□□繼文治□平章百姓行十八澆俗侔

於結繩叶和萬邦遠夷同於編戶威懾龍瀚澤流龜□□

寶無俟於□域□□□□□□□□□□□□□□□□

□□□□□□□□□□□拜雍州治中檢校吏部郎

中尋□爲中書侍郎行十九公望爲時宗才稱王佐鴻翼所

漸自回溪而薄九霄驥足旣馳遊閭闔而躍千里雖儒□

□□□□□□□□□□激揚□□□□□□□□□□
□□閭糾繆□□大選陳議武□渥洽□□□□故能仁
行爵命日隆寵祿歲厚有司馬之四至慈明之十旬乃以
本官行太子右庶子遷御史大夫仍檢校中書侍郎遷中
書令□□□□□□恭□□忠直表於廊廟□□□□□□
□位□□獨□□□□職司八一行柄公又處之故能出
總糾察入專機管執簡冊以肅周行奉絲綸以光帝□□
少翁□□□□□□□□□□復□□□□□□休烈
其猶病諸俄檢校左衛□□□餘如故進封虞國公食邑
三千戶二十行德優爵重鎬京之舊制非功不侯中陽之令
典踰七命而兼二善□□下以協□□比□□佩□□□□

口口口口荒口口口口矣口尙書者重於司會之職
僕射者踰於副相之位上圖天道譬斗極三行之通四時
下料人事邁元愷之贊百揆聖朝欽若前典憲章往代
懷礪溪而口睠想傳巖而口口口公口書口口口口
口命聞寵禮賢口口口臨事而口口口觀口遺書口南
宮之故實詳求善二十行道勤行而不倦歷選前哲仰止而
無怠是以忠允寬裕口內恭之德清虛口口口新口之度
口口口口口口口夙夜口口口口口勤口茲口口
式是百辟口口口口以事一人獻替之規不忘於忠二十
恕損益之義皆出於仁厚違規矩枉尋尺光其家而弗爲
利社稷安億兆口其身而無悔肅肅焉濟濟焉口口口口

□□□□之周□善□□□□子文之毀家非徒言□
公□□□信□貴中和心之六行所同必擇善以利物意
之所異不是已而達人闢德義爲宮牆包禮度□□□
人之善系□□之清□□□□□□之□□富辭令
而絕毀譽□□交而篤久要位高矣□□滋□祿厚矣治
家踰_{二十}約以孝敬之道移於哲兄行慈惠之心治於猶
子允所謂朝廷之棟幹人倫之龜鑑焉以貞觀十一年□
□□□□駕□洛陽□公自感疾暴動上寄深臂指
恩篤股肱中使相望於道路名暨畢_{二十}陳其方技遂
輔德愆報彌留曠旬兩楹之奠既兆二豎之灾將□□遣
銀青光祿大夫行中書侍郎□□□□□□□□□□所欲

言公志在忠益表陳治道□□之□□盡令終之德克著

昔□卿大夫無

九行二十

忘於舉能子顏啟足情存於慎赦眇

焉千載於斯一揆六月□日薨於旌善里中春秋六十有

□上聞□□□□□悼侔衛君之請尸類齊后之□

□卽以其日舉哀於□次百僚陪列莫不流涕乃

行三十詔

民部尙書莒國公唐儉工部侍郎盧義恭護喪行中書侍

郎杜正倫□□□禮部侍郎令狐德棻水部郎中□□□

□□□□□應太常考行謚曰恭公乃詔有司立

碑紀德□塋地於

昭陵

三十一行

之側并給東園祕器賻贈

二千段喪葬所須並令官給□祖送之典墳塋之制咸率

禮□□□夫鐘鼎□□□□□□□代□篆籀□

□□□□□琬琰□□□遂□□□獻元葉漢室之良

佐三十行也密陵當陽晉朝之賢輔也雖復卿雲摛思班爾

運奇勒銘由其子孫表墓資於□□□□□□□□□□

□□□□□□□□□□□□□□□□□□□□往載不其

偉歟式揚一德垂之百代其詞曰□三十行藹藹高門世膺

顯命堂堂盛德家襲餘慶抗節飛英扶危流詠軒蓋接□

珪璋疊映□□□□□□□□□□□□□□□□□□□□

□□□□□□□□材□楚重□□□□□□□□然□遊藝□德

財成□□範三十行圍儒墨非焉擅奇雕龍貽則發跡素里

馳聲上國仲舒揚庭吾邱侍詔數□□□□□□□□□□

□□□□□□□□□□□□□□□□□□□□堯舜□

□□□□□□□求賢受書汜上釋釣滋泉陳三十謨德五行

顯定策功宣縱壑纔驚搏風初矯密勿鸞閣便繁鳳沼仲

舉性□夷吾□□□我□貝□□儀表□□□□□□□

□□□□□□□□□□□懷□□□□□□□□□□

□遺名鑄丹□苻傳薪三十理一水逝黃岐光沈趙日稅六行

駕天府夷體泉室麟閣圖形烏英騰實悲經卿□慟□

冕旒寵喻□□恩隆□□□□□□□羅□□□懿

範□□□山邱

嚴修能購書

歸安嚴修能元照購得宋張洽春秋集傳吾邑錢廣伯布衣

爲之作緣與朱朗齋明經往來書札皆議價值之多寡傳鈔

者並附之書後可謂風雅好事者矣 錢廣伯復久能云承
命爲購春秋張氏集傳容徐圖之至許以鐵網珊瑚爲酬未
免失之太重耳馥頓首朱朗齋復廣伯云昨日承示嚴先生
札及鐵網珊瑚俱已轉致敝居停汪九先生緣宋板春秋一
書據九先生自言當時置本實係七折錢六十兩日前所需
二百金之價未爲過多皆由時下書價大槩皆昂此書雖已
缺卷究屬久佚之遺經較尋常无足重輕之宋元板書差爲
珍重今讀嚴先生來諭諄諄意殊可感若必執意昂價取利
是屬市道非所以待有道也但只照本七折錢六十兩之數
斷不可少勢不能九先生虧本以曲從耳乞先生附便轉致
嚴先生但其書現在橫河橋姚宅爲日過遲姚處如合用則

不能懸待耳文藻頓首鐵網珊瑚一書玩之不忍釋手然係嚴先生持贈之意不可辜也謹繳上又復廣伯云日昨承示嚴先生來翰稔悉一切今早既轉致汪九先生矣張氏集傳既爲經義考所佚又爲永樂大典所遺而四方藏弄家從未經著錄則此書之可寶貴在遺編之散亡已久而不在鈐板之爲宋爲元也書籍流傳除免園冊子之外皆無益于舉業之學者必謂有益于舉業而後當出價購求而後當寶愛此語而出自嚴先生之口則不免立言失體矣今皆不具論要而言之此書在汪九先生從二百金之價讓至六十金已屬減無可減在嚴先生從十六千之價加至卅五千亦屬增無可增今弟以二說衡之爲折中之論勸嚴先生再出三千五

百文足成五十五兩之數以兩不相從之中寓成人之美之道是否有當伏乞裁定但此事自七月相待今已稽時計此番覆後僅可再待半月不可誤九先生之得善價而他就也文藻頓首修能自跋云張文憲春秋集傳一書其詳見盧抱經學士跋中元照嘗按勝國迨國朝諸藏書家皆不著錄聞常熟人家有之後毀于火朱竹垞徐健菴諸公皆未嘗見老友鮑以文爲言虎林有藏此缺本者遂親往求之其人索直二百有奇逮壬子之歲以錢廣伯朱朗齋爲之介紹畀以四十緡得之每冊有曹格顧汝修圖記共存十九卷其書采集眾說自三傳外于晉取杜元凱于唐取啖趙陸三家于宋取孫明復孫莘老劉原父程正叔劉質夫許崧老胡康侯七

家之說最多餘如蘇氏呂氏雖間取之不甚多也凡有數說可以互相發明者以一家爲主而餘說夾注于下文憲自亦間有論斷存者幾四十條大概視集注尤條暢而全同者亦有數處其春王正月公卽位辯析至詳凡夾注幾千字皆集注所無學者所當細考也元照念此書僅存于灰燼之餘世無二本不敢自秘因于暇日手謄此本以爲之副起于六月初三日將四旬而竣事遂爲書得書之顛末并其大指于卷後後之得此書者尙善視之哉時抱經學士書跋之明年乾隆甲寅季秋之月甲寅晦茗水嚴元照久能氏書于芳椒堂又余所見明焦弱侯家精鈔洞天清祿集有何義門先生手跋云此書近時刻本皆訛清祿爲錄且去集字又謬分爲十

一門似未詳讀本序者也古畫辨中次第亦多錯亂皆當以此本爲正康熙癸巳義門何焯記修能亦跋其後云余數年前曾見此書今爲塘棲宋茗香助教所得此雖已有刻本然舊本故可貴舊簽隸書五字大類文待詔紙亦甚精古香可愛旣以香修小印鈐於卷端復鈐於簽茗香先生幸善視之小生福薄不得以此書插架如何如何嘉慶八年五月修能居士嚴元照識觀諸跋益見前輩愛書之苦心如此如此注人教諭云修能三歲時以指取碗中茶汁書几上親之成痰字從此遂能書阮芸臺宮保所補表忠觀碑乃其筆也

麓山寺碑

舊拓李北海麓山寺碑爲孫退谷少宰研山齋藏本較王蘭泉司寇所載多及百九十字其碑末庚午九月下尙有壬子

朔十一日壬戌建九字又其後有且上計于京不偶茲會贊
口十一字乃接英英披霧諸語爲自來著錄家所未及不覩
是拓或將以贊詞爲碑銘矣

素師聖母帖

元祐戊辰刻本

張叔未文云聖母晉康帝時人畢尙書引王松年仙苑編珠
語正合然碑云家本廣陵仙於東土曰東陵焉而畢引漢書
地理志盧江郡金蘭西北有東陵鄉則甚不合錢詹事云此
碑不列書撰人素師俗姓錢此從叔父淮南節度觀察使禮
部尙書證之史是杜岐公佑則此卽藏真所書撰者必別是
一人此論甚精大和四年裴休諸題名好事者移登覽題記
轉摹入此耳瞿木夫之說亦精細案素書自敘帖年四十一

恣肆狂怪究增嫌厭此作年五十六謹嚴肅穆深得魏晉遺規此後絹本千文貞元十五年所作筆愈蹙緊然氣體轉遜此整暇故余於素師書中最著此蹟也昔年丁未戊申余以新拓黏來鶴堂中流覽最久此拓是元明時物與董臨之拓俱得自同里王樹堂家因合裝而識之集書結習白首難忘炙硯呵豪不知泚泚書之行自笑已

釋文

聖母心俞至言世疾冰釋遂奉上清之教旋登列聖之位仙階崇者靈威遠豐功邁者神應速乃有真人劉君擁節乘麟降於庭內劉君名綱貴真也以聖母道應寶錄才合上仙授之祕符餌之珍藥遂神儀爽變膚豁纖妍脫異俗

流鄙遠塵愛杜氏初忿責我婦禮聖母翛然不經聽慮久之生訟至於幽圜拘同羑里倏口霓裳仙駕降空卿雲臨戶顧召二女躡虛同升旭日初照聳身直上旌幢彩煥輝耀莫倫異樂殊香沒空方息康帝以爲中興之瑞詔於其所置仙宮觀慶殊祥也因號曰東陵聖母家本廣陵仙於東土曰東陵焉二女俱升曰聖母焉遂字旣崇真儀麗設遠近歸赴傾弔江淮水旱札瘥無不禱請神貺昭答人用大康姦盜之徒或未引咎則有奇禽翔其廬上靈徵旣降罪必斯獲閭井之間無隱慝焉自晉暨隨年將三百都鄙精奉車徒奔屬及煬帝東遷運終多忌苛禁道侶元空九聖丕承慕揚至道真宮祕府罔不住上中不全建况靈

縱今蹤蹟之蹤古作縱此猶存古法

可許道化在人雖蕪翳荒郊而莫禱

雲集棟宇未復耆艾銜悲誰其興之粵因碩德從叔父淮

南節度觀察使禮部尙書

空

監軍使太原郭公道冠方隅

勲崇南服淮沂既蒸

此字未釋

作而不朽存乎頌聲

貞元九年歲在癸酉五月

素師遺蹟以聖母碑爲第一此帖刻本以元祐戊辰刻於西

安府學爲最佳淳熙祕閣續帖亦以真本上石似少肥少古

健之氣明賢賢堂刻軟弱無力至湖南綠天庵刻則誤易殊

甚爲之釋者董文敏

臨寫并釋文粵因碩德住石刻本今附裝冊後

瞿木夫

名中溶嘉定人

著有古泉山館金石文編此釋載湖南通志

各有差誤余自幼耆習此碑能背誦

茲釋其文而條董瞿釋之誤於後

世疾

世字顯即謂下有缺筆然斷非舊字董臨與釋俱作舊

祕符

董作祕藏

初忿

董作初忿

歸赴

董作俱赴

傾弔

弔至也瞿釋作市則大非董釋作市則大非

九聖

上脫二字

建

上字上半有蝕瞿云似旌字近是董作重

心俞至言世疾冰釋

瞿作開口口主口疾口釋

忿

瞿作怒

躡虛

瞿作踐

息

瞿云似亦字大非

家本廣陵

瞿作家於廣陵大非

設

瞿云似復似沒皆非

奇禽

鳥

瞿作晉

評

瞿口

郊

瞿云疑是顏字

蒸

瞿口口下字余亦不能釋

陝刻聖母碑尾大和題文淳熙帖刻無之則碑本之本無是文可知矣文在元祐刻款之後則非元祐刻可知矣畢氏關中金石記未審文是左行而於同登字亦未契勘瞿氏中溶古泉山館跋尾謂必是登臨遊覽者所題而非是帖之題跋說近是然何以刻在是石之尾亦未確指大興學士翁覃溪

先生復初齋文集卷二十四鴈塔題名重摹本跋篇之末附
識云今陝西碑林懷素聖母帖一石尾有大和四年裴柳同
登楷題是卽唐鴈塔題名石刻之僅存者而元祐時借用其
前半之空石刻素書耳則說乃真確真審鴈塔原題世無隻
字卽宋大名柳瑋重摹之十卷雖殘拓亦何從得見茲賴是
刻之借用而此二十九字之原刻佳蹟歸然獨存豈非厚幸
然非翁先生拈出亦何以抉學古之疑益歎審讀古刻之不
易

資治通鑑

宋刊本資治通鑑

每半葉十一行行廿二字不等序十行十九字

卷中銜名隨官

改換又一殘宋本題增節司馬溫公資治通鑑

首行末行均夾行大字每

半葉十四行存三冊未詳何人增節
廿四五字不等

草堂詩箋

宋魯訔杜工部草堂詩箋有高麗刻本如水筒詩何假將軍
蓋句蓋高麗本作佩注引李貳師拔刀刺泉事錢口口謂較
蓋字爲穩其爲善本可知吳枚庵明經

翌鳳

云

荀子校本

高郵王懷祖先生

念孫

讀書雜誌荀子補遺後刻元和顧澗

質

廣圻

校本刪去三條案原稿王制篇天下無王霸主

句見讀書

雜誌第三楊注主或衍字非也

則常勝矣千里按則上疑當有彊字又下文

天下無王霸主則常勝矣千里按疑當作天下無王主句霸
則常勝矣今本上文彊字脫下文主句上屬霸屬下二字互倒成

相篇水至平端不傾心術如此象聖人而有執直而用拙
必參天楊注而有執之上疑脫一字言既得權執則度已以
繩接人用拙功業必參天也千里按缺而疑當作射遠此章
之義見淮南子說山越人學遠射參天而發適在五步之內
高誘注越人習水便舟而不知射射遠反直仰天而發矢勢
盡而還故近在五步之內參猶望也楊注以參天爲功業必
參天也非也又以執爲權執亦非也執疑讀當爲藝藝射準
也直者平也端也拙者直之反也用拙必參天者有藝而不
直也楊注失之遠矣其王制篇二條雜志第三論之謂下衍
霸字顧則謂上脫彊字下霸主二字互倒意有不同故不復
載成相篇所刪則不可知或以顧說爲未是且補射遠二字

恐未能闕疑耶

新莽大泉五十範

張叔未丈云嘉慶八年癸亥十一月十日大興友人翁宜泉樹培來書云所說金石契泉範事弟從前有辨甚長已蒙芒堂將板改正乃建武五銖範也至磨款另是司馬達甫之大泉五十範背有偽款弟磨去非建武字也然今悔之不應磨去已無及矣造孽奈何泉範名始竹垞跋培曾見江鄭堂貨泉範背有母字培藏大泉範背亦有母字而倪氏又名泉鎔曾持此語細稟家君仍以從範之名爲是蓋禮運之語可據也

覃溪先生引范金以徵泉範已細書於余家藏五銖泉範冊內而錢竹汀少詹跋江鄭堂所藏新莽泉母云其形攝圓中容背泉八枚背之右隅有文曰母蓋當時呼錢模爲母也秀水朱氏所見大泉五十之母強名之曰范由未得見此

異聞耳則謂范謂母
其說不妨兩存耳

東湖叢記卷三終